

創作文庫

歐游漫憶

小點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一 楔子

半以自己的腦汁半以人家的血汗換來的十八月的歐陸漫游，經過回國後滬上的數旬的淹滯，幾已盡成陳跡，再加上預期的生活的折磨，恐怕連這淡淡的影子也急速地消逝。誠然，在這短促的旅居期間，適躬逢其盛的政治的刺戟，和到處不饒人的生活的驅策，使我沒有好好的利用我的時間，多見識一點，更談不到做學問的工夫。說來也慚愧，在海外學得的可以告人的成績，怕只是一點燒中國菜的本領吧！然而，即這一點能力，回到中國來也施展不得，因為中國的爐

灶，炊具，以至醬油都和外國不同。留學生回國的用場，于此也可以窺見一點消息，這樣說來，甚麼×國印象記之類的東西是不配我寫的，而且我在外頭的時候也壓根兒沒有抱寫這種文章的奢望。及至在歸航中我耳聞目擊了一些有趣的花花絮絮，筆尖兒有點癢了，回國以後，談政治的朋友拿希特勒長希特勒短跟我應酬，愛好白相的朋友又斷斷問我關於維也納女人的風味。索性寫一篇準游記的東西答覆他們吧，我這樣子想，而且從印象最新的歸航寫起，逆溯上去，以前的印象太模糊的，便只好缺文。這也許是游記的創格，好在我只說是「漫憶」而已，正統的游記留待他人寫吧。

二 船上的小悲劇

船上速寫之一

船由「水國」的威匿思開出已有十多天了。紅海的酷熱，沒有傳說的那樣可怕。十月的印度洋——沒有帶來濕雨的貿易風，無際的海像湖一樣的平輭，只微漾着纖絲般的縐紋。

十月的印度洋——平穩，單調，沈悶一天過去，明天還是一樣。

經濟二等艙——其實是換過花樣的三等艙——的客人都膩得有點不耐煩了，在白天，熱帶的太陽炙曬着，霸着船頭甲板做大本營的天主教修道士們懶到像死蛇一樣，棋下過了三盤之後，倒在躺椅上七橫

八堅的拚命的午睡。連女道士們也拋了書卷閉目養神。船客中的人凡打過了N次的Räuber（紙牌戲的術語），在比洗澡盆大不了多少的游泳池中翻了幾個筋斗之後，唯一的歸宿也只是睡。年青的女人們更是晝伏夜動，索性躲在艙裏開着電風扇睡覺。只有骯髒的水手們還在仔細地油刷船舷。十月的印度洋的平凡和單調由是完成了。

長庚星從水平線慢慢上來的時候，晚風也漸漸加緊，輕鬆之感傳到晚飯後一切船客的身上了。來自匈牙利的女道士們凭着船舷，面對着長庚星，曼聲唱着拉丁文的晚禱歌，高舉的雪白的寬袖在晚風中飄着。其他的船客們在甲板上散步或閒談——猶太種的德國醫生向東方的老客們絮絮詢問中國的情況，中國的留學生們由巴黎的「玻璃房子」

說到救國大計，洋老太婆們在跟意大利的下級軍官調笑。當女道士們回到艙裏安歇的時候，臨時跳舞場的音樂聲也起了。

跳舞場是由意大利下級軍官創建，也是爲他們而設的。然供「英雄用武之地」僅逾方丈，一盞從吸煙室引出來的電燈也不夠明亮。從四等艙喚來替軍官老爺們助興的水兵音樂隊吹起銅樂來，誠然比話匣子熱鬧一點，但跳舞場的簡陋還是不能掩蓋。伴着軍官老爺跳舞的，通常兩個英國老太婆外，只有一家德國人——一個五十來歲的母親，一個癡肥待嫁的閨女，一個初學跳舞的十二歲的女小孩。船上不是沒有漂亮的女人，然而她們都有她們的良宵，誰希罕向這些丘八爺尋開心。例如一個久歷風塵，眼睛和笑渦裏尙帶媚態的白俄女人，在白天

是伏在艙裏，到晚上却跑到頭等艙裏去；饒有東方美的印度婦，有大腹賈般的丈夫看管着，有好幾回帶着好奇的臉孔，操着不流利的英語，跟男客人搭訕，也常因丈夫來到而突然中止，更談不上跳舞了。

有兩個猶太女人年紀已在四十過外，孩子也有十四五歲大了，但還染了頭髮，打扮得像妖精似的走起來扭扭捏捏，天真而淘氣的意父華母的少女看見她們走過來，便做着鬼臉，用華語笑對我說：

「看啊！這小姑娘，比我還年青呢！」

在舞場開幕的頭幾晚，她們曾以熟練的姿態出場，軍官們搶着找她們做舞伴，後來她們也躲到船頭的甲板上給崇拜她們的男人包圍着，領略他們的帶有諂媚性的閒談，舞場從此便絕跡了。意父華母的

女郎也是船上的「美人」之一，她的父親是一個久居北平的酒商，她的母親是一個胖大無倫的山東女人，年紀只有三十三歲，但已養了八個孩子，都在身旁。「他們一家子是回到意大利去領慕沙里尼的生殖獎金吧？」我們都是這樣子猜想。這年青的小姑娘倒也活潑，說得一口很流利的英語，英語和地道的北京話，可是，跳舞她是不幹的，到底中國人的血統支配着她。

舞場的人才足鬧着那樣的飢荒，牠之不會把船上的沈悶空氣打破，自屬意中事。在初時還有一些「牆上花」(wallflower 參觀者之謂)，後來連壁上觀者也稀少了。水兵們沒精打采的在那裏吹奏着，軍官們的舞姿越帶一點滑稽的意味。

然而，一幕小小的悲劇終于以舞場爲楔子而演出來，這悲劇的本事是如此的：

有一天晚上我無意踱到舞場上站了一站，看見一個饒有男性美，長着小鬍子的壯年軍官正請求旁邊一個身軀修長而面目尙不可憎的二十餘歲的德國女人起舞。略爲謙遜，這女人終于答應了他的請求。女人的腳步雖有點生硬，但軍官却領得很熟練，在一曲音樂終止的間歇，他們互以不成句的英語搭訕着。舞罷之後，他們的座前擺着兩杯的檸檬水。舞場似乎添了一點生氣了。

我記起我也曾跟這女人打過招呼。我問她到中國幹甚麼的時候，她會告訴我她是到上海來找她的未婚夫，準備在中國結婚。

「杭州是怎樣一個地方？」她問。

「那裏是蜜月旅行的一個好去處，」我帶笑地說。

明天船泊哥倫坡，我們從岸上回到船裏的時候，我又碰見這加入跳舞的女人，襟上添了一朵鮮豔的玫瑰花。我的朋友指着她低聲笑對我說，這花是那軍官新送給她的禮物。此後舞場越寥落，他們兩人的蹤跡却越密了。

船靠星加坡的前一夕，恰是月圓之夜。我飯後便踱到船頭去納涼。月華冉冉初上，一道銀色月光織成的微顫的橋，從近月處搭出，跨過萬頃的汪洋，遠處仍是一片黝藍。在這水銀似的夜氣中，不特日間的暑氣全消，而且使人起一種莫名的幽微之感。女道士們早已先我

而至，站在船舷破格的且說且笑。在她們旁邊坐的恰又是那一位跟軍官要好的德國女人。她換了一件輕紗的晚服，臉上薄薄新抹了脂粉。似乎增了一點媚媚。她低頭望着海，心裏似在沈思，嘴裏隨意唧唔着一首小曲。「她准是有所待吧？」我想。果然，不一會那位魁梧的軍官赫然站在她的背後了。她還裝作不知。他驟然拉着女人的手放到唇邊一吻，隨即用左手在胸間畫十字，眼睛却望着那一班女道士的後背。

「你這小流氓！（You little rascal!）」德國女人作着媚態張嘴笑了，我也含着笑離開他們。

到了星加坡，我陪朋友們到植物園繞了一個圈子。在那裏碰見不多的同船的乘客。我的朋友告訴我，那對在親熱着的軍官和德國女人

也在其內。

船上本是談人長短的臨時製造廠，而船中的老太婆更是有力的製造者。船上發生一件稍有趣的小事，不一會便由老太婆的口裏傳到通船的人都知道。例如一個年青的希特勒女信徒和一個紳士模樣的印度留學生交換英德文會話，不到幾天，那女的便給旁的西洋女人警告，因為白色人種和有色人種那樣接近是不體面的事情。這一樁小事間接由老太婆的嘴傳到我的耳邊了。

從星加坡岸上回來的那晚，老太婆們又在絮絮私語，我想船上又發生了一些笑話吧。晚上在船頭閒坐的時候，一位常跟我攀談的猶太醫生突然帶笑對我說：

「你聽見一種風聲嗎？一位意大利軍官被拘留了。」

「甚麼？」

「那是因為他和那要到中國結婚的德國女人幹的勾當。」

我一切明白了，原來照軍隊的規矩，途中上岸時兵士和下級軍官不能離隊單獨行動，而這軍官爲戀着那女人却不管這條罰則了。此後甲板 and 餐室內便沒有這小鬍子的踪跡，這女人也只在吃飯的時候才看見，而帶一點蹙容，同坐的老太婆問她一句，她只懶洋洋答她們一句。

「這是他們在聖潔的女尼前犯的風流小罪過的報應吧？」我記起那晚在船頭的所見，而作這樣可笑的聯想。

久盼的風浪终于在到香港的前一天來臨，經過半天的簸盪，乘客已有三分二在暈吐中，其餘的三分一也有一半躺在躺椅上動也不敢動。甲板上忽發現一對臨時情侶的踪跡。他們反而帶喜色，男的還挾着一個照相匣子，請旁人替他們倆拍照。

西洋人到底還是西洋人啊！

三 船上的小喜劇

船上速寫之二

我快要回國的時候，便接到先我一月回國的朋友在途中給我寫的信，給我報告船上開的喜劇。第一幕戲是中國人和猶太人合演的。這兩個被壓迫的民族因爭占一條躺椅起訐，中國人說他們給希特勒攆走是活該，猶太人罵中國人是黃狗。於是四十餘個中國人「大動公憤」，有些主張打電外交部禁止猶太人上岸，有些主張向船主告狀，猶太人來道歉，勞動了英法的法學博士自研究一頓法律程序之後，結果還是自認晦氣，但中猶民族的對立的壁壘，便在經濟二等艙中樹

立起來。

第二幕劇是由中國乘客獨立排演，劇名是「九一八」兩週紀念會。主席報告開會理由之後，便鴉雀無聲，沒有一個人登壇演講，好不容易才拉出一位學體育的德國留學生出來演講體育救國，而他最精采的地方却是德國一個體育家活捉拿破崙的例證。

這回跟我同在經濟二等艙的中國乘客也不下三十人，除了那個嫁給意大利人的山東女人，一個上海娘姨，一個名片滿印着頭銜的華僑醫生以外，其餘全是英美法德的留學生，不消說，留學生在船上也分起派別來，而且他們各有各的特色。在沒有轉到喜劇正文的記敘之先，我還想挑一些角色描畫一下。